

第一章 壞事接踵而來

永徽十二年夏末，京城太師府。

一場悶雨洗得長空澄澈，庭院明淨，風拂過遊廊，高懸的絹紗宮燈隨之搖曳，各呈豔姿，僕婦們抱著簇新的綢緞，正逐個裝點屋舍廊柱。

府裡的長孫女楚嬌後日出閣，聖旨賜婚嫁給汾陽王謝珽，禮部幫著操辦的婚事，半點都馬虎不得。

這會兒滿府張燈結綵，忙得熱火朝天，唯獨怡壽堂的氣氛有些冷凝。

姿容如玉的新科進士喬懷遠長身而立，正在廳上拱手稟話。「……並非晚生有意失信，實在是家母有命，不敢不從。二姑娘瑰姿麗質，溫柔敏慧，晚生未能如約聘娶，實在是晚生福薄，不敢耽誤了二姑娘，還望老夫人見諒，能夠退還納徵之禮。」

他口中的二姑娘是楚家的次孫女，名叫楚嫣，原本正與他議親，連聘禮都送了，楚老夫人原以為他今日是來賀嫁女之喜，還頗為客氣地請到了廳裡，誰料竟是來退親的。

她瞧著那假惺惺的歉疚模樣，氣不打一處來，「當日是你登門拜師，要跟著我兒讀書做學問，才有後來進士登第的榮耀。阿嫣許給你也是低嫁了的，如今怎能反悔！」

「家母執意如此，晚生也無可奈何。」

「呸！糊弄誰呢？」楚老夫人半個字都不信。

她榮封一品誥命，平素最看重臉面，原本正喜孜孜等著長孫女嫁去王府，給府裡添個榮耀，見喬家在此時上門退婚，難免覺得晦氣，若不是自矜身分，能拿拐杖把人打出去。

喬懷遠低著頭不敢頂撞半句。

滿廳鴉雀無聲，冰輪送出絲絲涼氣。

楚老夫人的臉色比她身上的檀色錦衣還要黑沉，但再怎麼生氣，她也清楚喬家故意挑此時來退親，連退還納徵之禮這種話都能說出來，這婚事鐵定是要黃了。

她心裡氣不過，指著喬懷遠的鼻子又罵道：「求而不娶，忘恩負義，虧你還是個讀書人，當真言而無信！罷了，那點子聘禮原就不值多少，都退給你就是，往後再敢到我家露面，老婆子讓人打斷你的腿！」

喬懷遠被劈頭蓋臉罵了也沒敢反駁，只紅著臉躬身道：「老夫人教訓得是，晚生謹記。」

「罷了！這兒忙得很，你也別杵著了。來人，把聘禮都還回去，讓他挨個點清楚，往後再敢上門，連拜帖都不必收，打出去就是。」楚老夫人說罷，拐杖重重頓地作為逐客之令，而後寒著臉起身往內室去。

二夫人吳氏忙扶住，同她往裡走。

薄紗彩繡的花梨屏風後面，阿嫣抿了抿唇。

正逢暑熱天氣，她身上穿得單薄，桃色紗衣下繫了條薄軟的如意雲煙裙，勾勒得身姿綽約纖柔。

她今年才及笄，容色卻生得十分昳麗，青絲如霧，明眸雪肌，嬌嫩的臉頰白皙柔軟，吹彈可破，此刻紅唇輕抿，卻浮起稍許黯然。

原來他真是來退親的，就像旁人議論的，進士登第春風得意，便捨了行將式微的楚家，另去攀附高門，何等薄情寡義。

阿嫣與喬懷遠的婚事確實是低嫁。

楚家在京城也算小有名氣，阿嫣的祖父楚章是一代名儒，精通書畫樂理，曾被尊為先帝的太師，如今祖父仙逝已近十年，兩個兒子官居五品，雖說門庭大不如前，到底還有點底子，還有楚老夫人的一品誥命撐著。

這回皇帝給楚嬙和謝珽賜婚，也是瞧著楚章這位先帝太師的面子。

喬懷遠的出身卻比楚家遜色得多，他是京畿人氏，祖上並無拿得出手的功名，幼時由身為秀才的父親啟蒙，後來寒窗苦讀，漸負才學，後尋到楚家的門路，成了阿嫣父親楚元恭的門生。

今春新科，喬懷遠進士登第。

彼時阿嫣及笄，因貌美多姿，溫柔安靜，求親的人幾乎踏破門檻，楚老夫人瞧著長孫女賜婚給了王府，心氣兒養得高了，便想給阿嫣也挑個京城裡有權有勢的門戶高嫁過去，不但能給門楣多增光彩，還可憑姻親換得提攜，給幾位兄弟的前程鋪路。

楚元恭卻不這樣想，高門貴戶娶妻向來講究門當戶對，楚家雖曾榮耀過，畢竟是先帝封的，且父親過世已久，母親也沒多少手腕，家中早就走到了下坡路。

想娶宗婦的門戶多半瞧不上式微的楚家，來提親的那幾個子弟也多是憑祖宗蔭封混日子，或納褲或貪色，並非良配。

且高門內宅素來盤根錯節，子侄眾多，女兒自幼嬌養不諳世事，高嫁後要應付婆母妯娌，難免看人臉色如履薄冰，過得未必自在。

相較之下，喬懷遠算是良婿，他生得風姿雋秀，滿腹才華，更不貪戀女色，風流多情，只消踏實做事，往後定會有大好前程。

阿嫣若嫁給他，哪怕不像嫁入公侯府邸般尊榮，等夫君升遷自可遂心如意，喬家二老他都見過，為人還算和善，她嫁進去後定不會受委屈，於是掂量過後便定了這親事。

如今納采問名之儀皆成，只等擇定婚期，誰知這當口喬懷遠竟會來退婚。

阿嫣瞧著屏風後轉身離去的男子，神情逐漸變得默然，丫鬟玉露怕她難過，輕輕牽住她的手。

內室裡，隱約傳來楚老夫人的聲音——

「阿嫣這孩子也是……瞧她大姊嬙兒，打小就嘴甜機靈，會盤算又懂事才有了如今等著做王妃的福氣。偏她素日裡不知謀算也不會討人喜歡，連個毫無根底的儒生都敢來退親。」

「母親息怒，兒媳回去會好生教她的。」吳氏對身負誥命的婆母向來恭敬，就連她無端指責親生女兒也沒反駁半句，只勸道：「其實甩開喬家，也未必是壞事。」這話楚老夫人愛聽，不由點點頭。「倒也說得不錯。前頭來提親的還有公府、侯

府，那些孩子雖沒功名，卻有祖宗蔭封，也不委屈她。該好生挑個朝中得力的人家，往後她的兄弟們出仕做官，朝裡也有人照應。」

吳氏恭順應是，打起裡頭簾子。

簾帳落下，婆媳倆聲音漸低，阿媽靠在冰涼的牆面上，眼眶微微泛紅。

玉露心疼極了，忙低聲勸道：「姑娘別傷心了，為那種捧高踩低的人，不值得。裝得一副君子模樣，卻原來是算計著想靠姻親換前途，還矇騙了老爺。這樣的人就算才學再好又能有什麼出息？等老爺回來，定會另挑好的給姑娘。」

「無妨，遇人不淑罷了。」阿媽低聲說著，頗失望地拂開探進窗戶裡的竹枝，先回西跨院的住處。

遊廊上宮燈搖曳，紅綢滿目，待嫁的喜慶和被退親的慘澹對比太鮮明。

玉露瞧在眼裡，實在心疼自家姑娘，忍不住低聲罵道：「這喬公子真是！當初說得情真意切，如今說翻臉就翻臉，什麼母命難為，分明是託辭，也不知他為何要反悔。」

「他有新的高枝兒了。」阿媽望著天上流雲，唇邊浮起點點諷笑，「徐姊姊說，喬懷遠這回選官之後，不知怎的攀上了相爺吉甫，他膝下只有一女，向來疼得跟眼珠子似的，想要招個堪用的贅婿。我瞧著他鬧這麼一場，是想跟咱們家劃清干係，免得新主子不樂意。」

玉露聞言詫然，她雖是內宅丫鬟，卻也知道吉甫的名字。

此人素有狡詐狠毒的名聲，獨攬大權，欺上瞞下，朝中多有人厭恨憎惡，只是礙著他極得皇帝信重，且手眼通天黨羽眾多，彈劾無門，不得不忍耐罷了。

喬懷遠要入贅他家，倒真是個高枝兒。

玉露氣不過，咬牙道：「舊的不去新的不來。姑娘這樣出挑，難道還怕尋不到好婆家？他這樣隨意反悔，攀龍附鳳，原也不是能託付的。」

「是啊，沒想到他竟是這般品行。」阿媽低歎，想起喬懷遠從前謙謙君子的模樣，只覺諷刺。

她從不指望夫君能封妻蔭子，但她也知道進士登第的男人若能踏實為官、謹慎做事，往後即便拿不到高官厚祿，定也會有些前程。

喬懷遠明明能一步一腳印的踏實做官，卻偏要走攀附高門的捷徑，足見滿口仁義之下藏著顆急功近利的心，這樣的人如何能嫁？

蟬聲噪鳴裡，喬家當日送來的聘禮盡數被抬出去，放在府外沿牆的樹蔭，由喬懷遠帶來的人裝了車，匆匆離去。

很快，喬家退親的消息傳遍了府邸。

楚元恭最近奉命辦差，四處巡查，並不在京城，楚老夫人和吳氏既點了頭，且將聘禮盡數扔出去，這事兒已是板上釘釘。

滿府僕從雖不敢明說，暗裡也忍不住比較，覺得長房的大姑娘得聖旨賜婚，眼瞧著要嫁入王府享受榮華富貴，二房的二姑娘卻被退了親，著實是可憐得很，只可惜了那樣冰肌玉骨的容貌，一樣托生在太師府，卻沒大姑娘那樣的好福氣。

沒人敢亂嚼舌根，但交頭接耳間，誰都猜得到他們在想什麼。

盧嬾嬾去廚房取晚飯回來，一路瞧著各色目光，進屋後見阿嫣靠在臨窗的美人榻上發呆，不由心疼道：「姑娘先用飯吧，天底下那麼些好男兒，咱們姑娘這般出挑，還愁尋不到出路嗎？」

「誰發愁了。」阿嫣回過神，起身笑嗔。

盧嬾嬾到底擔憂，意似不信。

阿嫣就著玉泉端來的銅盆挽袖洗手，最初的失望與難過褪去，神情已然平靜。「祖父在的時候常說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喬家既是那等品行，早些撇清了也好，不然若是等婚事成了，他再碰上相府的高枝，又不甘心因我耽誤前程，那個時候再離心離德，鬧起來才是難看，如今這般其實是避過了火坑。」

盧嬾嬾聞言覺得也是如此，總算露出了笑，「姑娘想得開就好。」

「我只是擔心母親和祖母……」阿嫣眉眼微沉。

那兩位打的什麼算盤，眾人都心知肚明，無非是想拿孫女的婚事換兒郎們的前程。盧嬾嬾忍不住又歎氣，「夫人也是，明明是親生女兒，卻偏不放在心上。老爺少爺們的前程要看各自的本事，哪有拿姑娘的終身來換的。」

她念叨了兩句，卻也不敢說太犯上的話，只遞去軟巾，讓玉露先去盛湯擺箸。

阿嫣擦了手，先去外頭用飯。

她早就習慣了，祖母素來偏心，只喜歡嘴甜會逢迎人的大姊，對她一貫挑剔。母親重男輕女，將兒子的前程看得比命還重，見楚嬙嫁了王府，怕也盼著她能被公侯府邸看中，好給兄弟的前程鋪路。

這府裡真正疼她的人，一隻手數得過來，這麼多年她早已經看清了。

兩道院牆之隔的東跨院裡，晚風拂柳，湖石猶熱，待嫁的楚嬙坐在池邊餵著鯉魚，臉上卻毫無笑意。

剛聽到賜婚旨意時，她確實歡欣至極，畢竟誰不想做王妃。

滿京城那麼多高門貴女，能嫁進王府的鳳毛麟角，甚至有人為側妃的位置明爭暗搶，她只消嫁過去便是王妃，簡直作夢都能笑醒。

但當有關汾陽王的消息陸續傳到耳邊後，楚嬙卻越來越不安，只因謝珽的名聲著實嚇人。

謝家祖上是武將出身，靠著赫赫戰功成為當朝僅有的異姓王，且王位還能父子相繼，也算位極人臣。不論當初朝廷的封賞是因君恩寵信還是迫於無奈，這些年謝家坐擁十餘萬兵馬，手握重權節度一方，府裡的根基穩如磐石。

六年前，謝衰戰死沙場，年僅十五的謝珽襲位，率兵殺伐，縱橫捭闔，先是將犯境的敵軍盡數擊殺，親手斬了敵將頭顱，後又與寡母聯手拔除軍中有異心的幾位將領，迅速穩住了局勢。

這幾年，謝珽鐵騎縱橫，北梁國主數次派兵窺境，皆被他嚴防死守，半個活口都沒放回去，據說那幾處戰場血流成河，枯骨堆山，至今仍有惡鬼夜哭，晴日裡都

陰風陣陣，沒人敢靠近。

唯有謝珽，每年亡父祭日都要親赴舊戰場，屍山血海裡仍舊神情自若，鐵石心腸下沒半分柔情。

楚嬙自幼嬌養閨中，被賜婚之前滿心想嫁個風姿俊逸、詩才秀懷的讀書人，聽著這些聳人聽聞的事，焉能不害怕？

除此之外，還有旁的事情入耳，據說兵部尚書郭威的女兒遠嫁雲南，受盡婆家欺負，因郭威身在京城鞭長莫及，最終孤立無援絕望而死。

就在近日，信王妃鬱鬱而終的消息在京城甚囂塵上，那位也是重臣之女，父親在淮南為政一方，又有爵位在身，卻也沒能保住女兒性命。

楚嬙特地派丫鬟如煙打探，據說信王妃是因婚後不得寵又遭妾室算計，這才香消玉殞。

楚嬙聽著，只覺心膽俱寒，那兩位皆有得力娘家，尚且落得如此下場，她若孤身離家，嫁給心狠手辣又絲毫不知憐香惜玉的謝珽，前景堪憂。

更何況汾陽王府權勢煊赫，既是皇家賜婚，為何放著滿京城的貴女不用，偏挑中了她這個已故太師的孫女？

這般蹊蹺的賜婚，背後怕是真如旁人說的那樣藏了許多隱情，而她連同整個楚家，卻對此絲毫不知。

魚食被捏得細碎，楚嬙臉色泛白，她抬起了頭，低聲道：「如煙，我不敢嫁了。」

如煙被楚嬙這話嚇了一跳，她忙看向周遭，見僕婦們還在屋裡收拾陪嫁的箱子，沒人留意這邊，才壓低聲音道：「姑娘胡說什麼呢！那可是皇上賜婚，聖旨都來了，又讓禮部幫著操辦，多少人作夢都想要的親事，姑娘嫁過去就是王妃，身分尊貴不說，一輩子榮華富貴享用不盡。」

聽起來是頗誘人，可再多的榮華富貴，若無福消受又算得了什麼？若這婚事當真讓人夢寐以求，定會有人設法爭搶，哪會落到她頭上？

所謂的潑天富貴終是虛的，她可不想孤身遠嫁給兇殘武夫，一個人在外面踩著刀刃提心吊膽，甚至搭上性命。

萬般榮華，終不及性命要緊。

楚嬙捏緊魚食，腦海裡全是客死他鄉的郭家姑娘，鬱鬱而終的信王妃，甚至史書上和親遠嫁、老死異鄉的可憐女子，還有謝珽鐵石心腸、殺人如麻的名聲。

她深深吸了口氣，沒再多說半個字，只靜靜盯著池中游魚，將魚食徐徐灑下，而後如常用飯、盥洗、沐浴、就寢。

直到翌日清晨，一道消息將喜氣洋洋的怡壽堂炸開鍋——

楚嬙失蹤了。

自打楚章過世後，楚老夫人就頗為孤單，兩房兒媳怕她獨自住著寂寞，便將楚嬙、阿嫣姊妹送到怡壽堂養著，一來能讓老人家有個伴，二來也能騰出空暇操心兒子讀書、成婚、育子的事。

姊妹倆各自住在東西跨院，每日在楚老夫人跟前讀書習字、推牌玩耍已有十來年了，只不過近日老夫人操心楚嬌的婚事，要準備招待內外賀客，怡壽堂裡忙得四腳朝天，才各自用飯沒去叨擾。

日頭才剛露臉，阿媽撐著惺忪的睡眠起身梳洗，聽見外頭的動靜迥異往常，不免詫異，讓玉露悄悄去探消息。

沒過多久，玉露就白著臉回來了。

「怪道早起碰見如煙，她的臉色不對勁，果真是對面院子出事了！」她壓低聲音掩上屋門，連裡頭的簾帳都拉起來，「老夫人那兒兵荒馬亂，像是在找人，東跨院的門也關得嚴實不准窺探，我偷偷問了那邊的孫嬤嬤，說大姑娘早起不見蹤影，正四處找呢！」

「怎麼會這樣？」盧嬤嬤知道此事輕重，聞言臉色都變了。

玉露低聲道：「我也想不通，賜婚的時候大姑娘不是很高興，還在咱們姑娘跟前誇耀嗎？聽說老夫人吩咐瞞著消息，可這種事怎麼瞞得住，若果真是逃了，咱們家可就……」

「是啊！大姑娘怎如此任性！」

兩人怕禍及全家，連累了阿媽，都憂愁地看向自家姑娘。

阿媽輕輕咬唇，也沒心思挑胭脂首飾了，只蹙眉道：「她向來如此，為著一己私利不顧別人死活，咱們府裡又沒鬧賊，她突然失蹤，定是心裡有忌憚自己跑的。祖母畢竟是一品誥命，不至於真讓全家落個抗旨的罪名，我只是怕……」

「姑娘擔心什麼？」玉露臉色微緊。

盧嬤嬤瞥著阿媽神色，低聲道：「姑娘是怕這婚事有貓膩，如今大姑娘一走了之，老夫人為著全家性命，會讓姑娘冒名頂替？」

這事聽著荒唐，真到生死攸關迫不得已的時候未必不可能。

阿媽暗恨楚嬌的自私任性，卻也拿她沒轍，只沉吟道：「算了，再等等消息。」萬一能把大姊抓回來呢？

「找不回來了！這死丫頭跑得無影無蹤，怕是掘地三尺都找不回來了！」

長房住的春曉院裡，大老爺楚元敬氣得臉色鐵青，一把掃落案上杯盤，摔得滿地狼藉，怒聲道：「早知她這麼混帳，當初就該把她打死，省得連累全家！」

「這是什麼話，嬌兒可是你女兒！」大夫人薛氏哭得眼睛紅腫，猶不忘維護孩子。楚元敬怒道：「我沒有她這樣的女兒！明日就要出閣，謝家迎親的人下午就到，她卻在這時候跑得無影無蹤，是存了心要害死全家！」

「老爺，審問出來了。」名喚陳榮的長隨匆匆跑進來，身後跟了兩個小廝，拖著被打得鮮血淋漓的如煙，他沒敢多瞧，只拱手道：「如煙交代說，大姑娘是子時走的，穿了丫鬟如柳的衣裳，出府後就把如煙趕回來了，除了銀兩盤纏和一套騎馬的男裝什麼都沒帶。」

薛氏聞言立時撲向如煙，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奴婢……奴婢也是沒辦法。」如煙自幼伺候楚嬌，粗活兒都沒做過，這會兒遭

了痛打，氣息奄奄，「姑娘說，若奴婢不肯幫她，眼睜睜看她跳進火坑，等到了謝家就要活生生打死奴婢，連屍骨都不讓送回京裡……」

「她究竟為何要逃婚！」

如煙顫抖著身體，不敢有一絲隱瞞，「說是不想冒險，不願去魏州送死……多的她也沒跟奴婢解釋，只說咱們老夫人有手段，又素來疼愛她，定有辦法擺平這件事，讓奴婢謊稱夜半請郎中，帶她從角門出去。」

「這哪是送死？求之不得的婚事呀！」薛氏打死都沒想到女兒會有這種念頭，只慌張看向丈夫，「這兩天事多雜亂，也沒個防備，她既是從角門出去的，咱們滿京城找總能有線索吧？」

「妳當她是蠢貨？」楚元敬沒好氣地道，瞧桌上還有個玉盞，索性也砸了，「西南邊的城門寅時就開，讓那些生意人能早些去謀生計，那死丫頭向來有成算，必定是從那裡混出去，買匹馬跑遠了躲起來。長安城外那麼多荒山野嶺，妳挨個找人問去？」

「那可怎麼辦？」薛氏沒了主意。

楚元敬甩袖，狠狠瞪向如煙，「先派人看著，若那死了頭不回來就打死了事！走吧，去找母親商量。」

說罷，夫妻倆抬腳直奔怡壽堂。

第二章 汴州遇襲擊

怡壽堂裡，楚老夫人神情陰沉。

聽楚元敬稟明經過，她氣得差點背過氣去，砸著案桌連聲道：「孽障！孽障！好好的婚事怎麼就成了火坑？那謝家又不是吃人的惡鬼，還能把她生吞活剝不成？如煙也不知道她躲到哪裡去了？」

「兒子用盡手段，她確實不知道。」

「孽障！都是我素日寵壞了她，不知好歹，無法無天！你們做父母的也是，待嫁的姑娘也不好生看著，放任她肆意妄為！」

「母親教訓得是。」楚元敬低頭連連告罪，又偷偷瞥向母親試探道：「只是事已至此，咱們也不能坐以待斃，兒子定會差人四處去尋，可若是那死丫頭藏得深，找不回來，咱們總得過這一關，母親您看……」

「抗旨不遵，那是死罪！」

「是，是，所以得尋個彌補的法子。謝家迎親的人下午就到，咱們總不能讓他們空手而回吧？謝家可是雄踞一方的異姓王，皇上都忌憚幾分，咱們就算賠上闔府的性命，怕也擔不起這罪名。」

「這還用你說！」楚老夫人滿腔怒氣沒地方撒，逮著他就噙了回去，聲音氣得近乎嘶啞。

僕婦趕緊上前幫她順氣，好半天她才緩過來，沉聲道：「先派人四處找，萬不可讓外人知道，能找回來自自然好，若找不回來……喜鵲，去把二姑娘、二夫人和在家的幾位少爺、少夫人都叫來，你們也別走，這事兒得大家商量。」

楚元敬應下，暗自鬆了口氣。

薛氏頗不情願，猜出楚老夫人的打算後，焦急翹首瞧著屋外——畢竟是嫁進王府的美事，她這些天作夢都能笑醒，哪願意因著楚嬌的任性就拱手讓人？

少頃，阿嬌聞召而來，雲鬢珠釵，腰若約素，繡著萱草薄衫下繫了條玉色襦裙，勾勒得身姿纖媚淡雅，行動間搖曳生姿，她乖順行禮，瞧不出什麼情緒。

沒一會兒，吳氏也匆匆趕到。

闔府要緊的人裡，除了楚元恭在外辦差，幾乎聚了個齊全。

楚老夫人清了清喉嚨，強壓怒氣說了楚嬌臨陣脫逃的事，又說茲事體大，汾陽王府若空手而回，那無異於奇恥大辱，屆時不管是謝家尋仇還是皇帝降罪，楚家都絕無生路，萬般無奈下只有先讓阿嬌替姊上花轎，赴魏州完婚，過了這個難關再說。

眾人來之前多少聽見了風聲，再聽這話神情各異。

阿嬌抿唇抬眸，覷向上首，雖說心中早有猜測，但這種話真的落入耳中，還是讓人覺得萬分心寒。

以楚嬌的自私性子，既下決心做出這般選擇，斷不會輕易讓人找回來，況且這個爛攤子楚嬌分明沒打算收拾。

如今擺在她跟前的唯有兩條路，拒絕替楚嬌出嫁，或是答應上花轎。

若是拒了，謝家迎親撲空，闔府獲罪時她和父親都會被牽連，這事沒得逃。

阿嬌不想死在任性的楚嬌手裡，不論為自身還是為家人，都只能選替嫁，但如何出閣卻差別甚大。

她環視眾人，瞧見楚元敬怒氣未消，薛氏因煮熟的鴨子忽然飛走而心存不甘，長房的幾位嫂嫂各懷心思，母親吳氏驚愕之中暗藏欣喜，楚老夫人則神情陰沉，坐在短榻上威風八面，唯有自家嫂嫂目露惋惜，似不忍她受此無妄之災。

阿嬌眸中黯然，屈膝為禮。「皇家賜婚選的是大姊，孫女從未想過遠嫁。但事到如今，為著闔府性命，到了萬不得已的地步，孫女也只能挑起這擔子，迎難而上。」她覷見老夫人似鬆了口氣，遂將話鋒一轉，道：「但事情先說清楚，這替嫁不是冒名頂替，而是要過明路。祖母須入宮說情，告知皇上和汾陽王府大姊因故沒法出閣，奉旨出嫁的是我而非大姊，婚書上也須改了名字，公諸於眾，否則孫女縱是死了也難從命。」

滿屋安靜，玉鼎上淡煙嫋嫋，楚老夫人鬢間青筋跳了跳，目露不悅。

她其實打算瞞下這件事，畢竟婚禮迫在眉睫，女方擅自逃婚，鬧到御前定會被皇帝痛斥重懲，倒不如壓著消息，先偷梁換柱應付明日的場合。

總歸迎親的人不知內情，楚嬌一個姑娘家，躲久了總得回府，屆時兩家已是姻親，這邊將楚嬌送去，還能跟汾陽王府私下商量轉圜，怎麼著都比御前見罪得好。

誰知道阿嬌竟會提出要過明路？

「闔府性命如今都攥在你手裡，這種時候你怎麼如此刁難？」楚老夫人重重歎氣，神情失望，「阿嬌，若府裡落得抗旨不遵的罪名，咱們都逃不過一死，何況嫁過去後榮華富貴，你向來乖巧，何必在此時胡鬧？」

阿嬌心中冷嗤，乖巧就得任人拿捏，給人收拾爛攤子嗎？

小事情上退讓半步吃點虧沒什麼，大事卻半分馬虎不得，尤其事關自幼被偏心的楚嬙。

她站在那裡，勢單力孤，卻柔韌堅定。「是大姊不管全家死活闖出這般禍事，祖母何必往我頭上扣盆子？其實祖母比我更明白，皇上若真心想為謝家賜婚，京城裡貴女無數，怎會挑咱們家？可見出閣的是誰並不要緊，這婚事背後必定另有打算，甚至會有兇險，大姊臨陣脫逃不就是為此嗎？

「她是什麼打算，祖母想必猜得出來，無非是怕前路叵測，不敢冒險，想著家裡定會逼我替嫁，屆時我若處境艱難，她就縮脖子另尋出路，若處境還行，她怕是要給我栽個覬覦高位，私自冒名替嫁的罪過，再坐享其成。

「可謝家會任人欺瞞嗎？我就算冒名頂替也是蓋得住火藏不住煙，等到他日東窗事發，那就是欺君之罪，橫豎都沒個好下場，不如死在京城，還不必做孤魂野鬼，連累父母兄弟。」

她徐徐說罷，瞥向母親吳氏，目光之中隱含警示提醒。

吳氏終於從天降喜事的暈乎裡清醒過來，意識到其中兇險，忙道：「這話說得沒錯，若冒名去了，到時候被謝家察覺，欺君之罪誰都扛不住。母親，禍是嬙兒闖的，阿媽這也算臨危受命，這事總得過了明路，咱們心裡才能安穩。」

母女倆難得同心，楚老夫人噎在當場。

旁邊薛氏原就不甘心將王妃之位拱手讓人，聽了這話低聲道：「一家人同氣連枝，且婚書都定了，何必橫生枝節。阿媽妳就懂事些，幫著府裡度過這難關，全家人心裡定會感激妳。」

「是啊，想過明路怕也來不及了。」身後大房不知哪位嫂嫂小聲嘀咕。

阿媽險些被氣笑，「祖母常誇大姊懂事，才有了今日的困局，伯母不如教教我，該如何懂事？大姊丟下爛攤子一走了之，這事原就不是我的過錯，伯母不必如此逼我，以為誰想接這燙手山芋呢。」

這話半點情面不留，聽得薛氏臉上漲紅。

吳氏亦道：「是不是來得及，總要試試才知道。嫂子若不情願，把嬙兒找回來就是，說得好像誰貪圖這婚事似的。」

「好了！」楚老夫人心煩皺眉，她重重拍了拍案桌，怒視薛氏讓她閉嘴，只向阿媽道：「妳當真執意如此？」

「祖母若不肯，孫女也沒辦法。」阿媽自知父親不在，跟這偏心的祖母講不通道理，只道：「話我撂在這裡。若祖母肯進宮將事情過了明路，再修書給我帶著，再派大哥去謝家親自說清原委，我就接了爛攤子嫁去魏州。若不然，何必特地跑去客死他鄉，總歸是大家的事，誰又能獨善其身呢。」

說罷，她朝長輩們屈膝為禮，徑直走了。

留下來的眾人面面相覷，楚老夫人臉色黑如鍋底。

但阿媽最末一句卻也敲了警鐘，兩房子嗣不少，又有孫輩繞膝，就算薛氏捨不得這王妃之位，楚老夫人還想偏袒長孫女，旁人卻哪肯讓親骨肉被楚嬙牽累。

幾個孫媳婦瞧阿媽說得堅決，畢竟不敢冒險，便圍著楚老夫人你說我勸，請她入

宮說情免了這場禍事，也不留隱患。

楚老夫人起初不肯，直到未時將盡仍沒尋到楚嬙的半點消息，只得穿了誥命服飾急急進宮。

傍晚時分，楚老夫人走出宮門，渾身濕透。

天子雷霆震怒，著實令人惶恐。

好在雖遭了斥責，楚家男兒皆遭貶官，她連著跪地許久，一把老骨頭幾乎散架，到底還是以楚嬙突發重病，魔怔瘋癲不知所蹤，不宜嫁入王府累及朝廷為由，說動帝后改了婚書，沒對楚家降罪太重。

回府之後，楚老夫人便立時去阿媽住的西跨院，讓她好生備嫁，別再出岔子。

姊妹倆身量相仿，鳳冠霞帔無須另造，倒是省了一樁事。

阿媽原本沒想過離開京城，這事兒砸過來到底有些猝不及防，這會兒被母親、兄嫂和弟弟圍著還有點懵。

陪嫁之物都由僕婦丫鬟們連夜收拾，她對旁的東西並不看重，只叮囑要將祖父留給她的書畫和箜篌帶著，絕不可落下，而後趁夜乘車出府，去徐家辭行。

徐風眠是永徽帝的太傅，雖比阿媽的祖父年輕十幾歲，卻是興趣相投的莫逆之交。因這交情，阿媽跟他的孫女徐元娥也是閨中密友。

祖父辭世後，她跟著徐風眠學習書畫音律，感情極篤，徐風眠亦視阿媽如親孫女，極為疼愛。

至於楚嬙，因靜不下心學這些，甚少回去。

這回阿媽深夜攪擾，一是為跟徐家道別，二則徐風眠畢竟與永徽帝有師生之誼，可探探賜婚的內情。

兩方相見，已是亥時。

聽聞阿媽遭了退婚，又要離京遠嫁，徐元娥立時紅了眼眶，攥著她的手不肯鬆開，就連見慣朝堂爾虞我詐的徐風眠都義憤填膺，直斥喬懷遠忘恩負義，捧高踩低，楚老夫人做事昏聩偏心，楚嬙自私自利。

但事已至此，徐風眠沒法插手楚家的事，只能寬慰阿媽，讓她別太害怕。到了魏州若受委屈，盡可修書回京，他定會設法撐腰，連同賜婚的內情他都沒隱瞞。

「這話原是朝堂祕辛，但妳既要嫁去魏州，總得心裡有數。如今這局勢，皇上沉迷後宮寵信奸佞，肆意鋪張不聽勸，國庫也已空虛，明眼人都看得出來，那些節度使擁兵自重尾大不掉，還有人蠢蠢欲動，其中就數謝家最為勢大，快成一方霸主了，皇上特地賜婚，實有試探之意。

「若選實權在握的人家，是在給汾陽王送助力，他挑了門不當戶不對的楚嬙去做正妃，就是想試試謝家的心氣。謝家既應了婚事，想來還是敬著皇權的，妳只要安分行事，總能換得平安。

「但謝珽此人，確實不好相與，他少年時襲了爵，心狠手辣，桀驁不遜。據聞他年過弱冠，身邊卻無半個妾室，足見不是會為女色所動的人，既是心性高傲，被人強塞了並不相配的婚事，恐怕會心有不豫，倒是太妃武氏通情達理，巾幗不讓

鬚眉，或許會瞧妳年弱，照拂幾分。」

燈燭微晃，幾人繞桌而坐，徐風眠叮囑得鄭重，阿嫣亦牢牢記在心裡，直到子時夜深，才含淚辭別。

翌日便是迎娶之期。

天未明時，整個楚家就已忙碌了起來，畢竟是皇家賜婚，賀客絕不會少，前廳後院皆裝點齊整，就等賓客登門道賀，熱鬧吃酒。

因楚元恭離京辦差去了，外頭便由楚元敬帶著子侄們招呼，女眷則盛裝麗飾，等著接待女客。

阿嫣住的西跨院裡倒頗為安靜。

嫁妝是早就準備齊全了的，半數由禮部置備，楚家也添了些，單子都已寫畢，原封不動的給了阿嫣。

除此而外，阿嫣昨晚連夜收拾了幾箱子要隨身帶去的要緊物件，今晨只需紅妝花嫁辭別親人，去魏州完婚就行。

倉促之間，楚元恭甚至來不及趕回京城，想來終歸令人傷心。

阿嫣坐在鏡前，沒半點待嫁的喜色。

吳氏雖將這事視為意外之喜，但想著女兒倉促遠嫁，往後一年到頭都見不著面，到底覺得難過，昨晚偷摸哭了半宿，今晨早早帶兒媳過來，跟阿嫣叮囑了好些婚後要留意的事，親手為女兒理妝挽髮，又讓阿嫣多挑幾個得力的人手帶著，到婆家也有個助力。

待日上三竿，謝家再三催請新娘子動身，盧嬾嬾聽了不忍回稟，只傷心歎氣，阿嫣卻知道該動身了。

從前，她也曾許多次幻想出閣的情形，還在佛前默默進香祈願，不求婆家富貴，只要郎君品貌合她的眼緣，能性情相投彼此愛護，給她撐腰予她照拂，便是頂好的姻緣。

然而今日真的披上了這身嫁衣，要嫁的郎君卻是出了名的鐵石心腸，摻雜朝堂博弈後，更不知前路會是何等坎坷。

鳳冠上明珠貴重，金翠耀目，嫁衣金絲彩繡，堆成鸞鳳奇花，穿在少女單薄窈窕的身上越覺身姿修長，嫋嫋婷婷。

阿嫣原就生了極美的容貌，此刻黛眉淡掃，胭脂輕抹，巴掌大的一張臉，細膩白淨得宛若新瓷，不見半點瑕疵，雙眼更似一泓清泉，被眉心的嫣紅梅花襯著，楚楚動人，玉姿花貌惹人憐。

她垂眸，將杯中暖酒一飲而盡。

詩裡說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，她如今這情形也差不離了，往後孤身在外，總得靠自己。

阿嫣瞧向盧嬾嬾，而後取了玉露捧在盤中的花扇，低聲道：「走吧，還得去辭別母親。」

說完，她便由眾人簇擁著出了閨房，往前廳而去。

吳氏婆媳坐在廳中，姿態端莊，阿嫣盈盈行禮，聽了出閣前的教誨叮囑，由謝家派來的喜娘迎著，徐徐往外走。

這時，背後忽然傳來孩童稚嫩的聲音——

「姊姊！」

阿嫣循聲瞥過去，看到年僅六歲的弟弟楚辰站在兄嫂旁邊，一雙眼殷殷望著她，藏不住裡頭稚嫩的擔憂。

強忍的淚花在這一瞬奪眶而出，阿嫣衝他輕輕點頭，沒敢再去瞧身後母親泛紅的眼睛，只拿花扇緊緊遮住面孔，走出這座她生活了將近十五年的深宅庭院。

府門外，謝家迎親的隊伍聲勢浩大，滿目華蓋香車，金裝玉裹。

領頭的是汾陽王親事府典軍陳越，生得人高馬大，因是沙場殺伐出身，兼負迎親和沿途衛護的職責，這回便穿了鎧甲前來，瞧著威風凜凜，待阿嫣進了紅緞裝點的婚車，便拱手同楚家告辭，一路鼓樂，徐徐出京。

送嫁的大房長子楚安和陪嫁僕婦丫鬟等人亦陸續登車上馬，踏上遙遠行程。

豔陽高照，薄雲遮日，長街上擠滿了看熱鬧的百姓，因謝家看著皇室的面子擺了不小的排場，馬車緩緩駛過時引得眾人紛紛豔羨誇讚。

車廂裡，阿嫣抬袖拭去淚花。

再怎麼不情願終究是要面對的，她沒法像楚嬌那般狠心任性，為一己之私棄闔府性命於不顧，更不敢拿父親的前程和祖父的清譽冒險，只能一步步走下去，踏上與預想中截然不同的前路。

只可惜臨別之時，她最珍視的兩位親人並不在身邊。

阿嫣側身，悄悄掀開後廂一角側簾。

窗外城闕巍峨，隊伍嚴整，謝家派來的侍衛護在婚車兩側，她的陪嫁之人多在儀仗之後，車隊逶迤，一眼望不到頭，倒是長亭中幾道身影闖入視線——

是徐元娥和年事已高的徐風眠夫婦，由僕從陪著站在那裡，想必是倉促離別心中擔憂，才出城來這兒送她。

阿嫣眼眶溫熱，握緊了扇柄。

長安城裡有她記掛的人，也承載了她對祖父的種種回憶，終有一日，她得設法回歸故土。

從長安到魏州，路途有千里之遙。

汾陽王府坐擁重兵雄踞一方，謝珽的善戰之名也遠揚四海，迎親隊伍朝行夜宿，途經之處山匪盜賊自發避讓，還算安穩。

這日晚間，進了汴州地界，此處遠離京畿勢力，也還沒到謝家的轄地，主掌軍政的是宣武節度使梁勳。

如今皇家式微，節度使統攬地方大權，漸有割據之勢，且各有山頭彼此不服，在地緣接壤之處免不了有些爭地奪權的摩擦。

梁勳跟謝家的關係自然也不算好，在這種地方，陳越分外當心。

入暮時分，一行人在客棧下榻歇息，阿嫣自然被安排在最上等的屋舍，由盧嬾嬾和玉露貼身陪伴。左右兩間屋子都是謝家陪嫁的僕婦隨從，再往兩翼則是迎親隊伍的人，由侍衛們守著樓梯口，不許閒雜人等靠近。

陳越親自率隊負責夜間巡邏，侍衛們也比先前警惕了許多。

阿嫣自幼養在書香世家，錦衣玉食慣了，何曾見過這等架勢，猜外頭已不似京城安穩太平，行事便格外謹慎，夜裡沐浴卸妝之後也沒敢穿得太單薄，在寢衣之內穿著貼身肚兜以防有變，連衣裳都在枕畔備著，免得出岔子手忙腳亂。

昏昏沉沉睡去後，不知過了多久，恍惚間忽然有嘈雜聲依稀入耳，阿嫣迷迷糊糊才想翻身，就被盧嬾嬾用力推醒。

「姑娘，快醒醒！出事了！」

盧嬾嬾滿臉焦急，恨不得把阿嫣從被窩裡拽出來，見她惺忪睜眼，忙單手將她拽起，又扯了衣裳往她身上套，口中道：「外頭來了賊人，像是打起來了，姑娘快穿好衣裳躲起來，別被傷著了。」

阿嫣嚇得打了個激靈，趕緊起身穿衣。

緊掩的門扇旁，玉露藉著窗縫看清楚外面的情形，跑向床榻時聲音都有些發抖。

「外頭來了好些兵魯子，都騎了馬拿著刀劍，像是要殺人的架勢，火把都點起來了。那個陳將軍帶著人守在客棧門口，兩邊打得滿地都是血，外面如此兇險，姑娘，咱們得快些躲起來……」她倉皇四顧，打算尋個箱櫃藏身。

反鎖的門扇便在此時被人撬開，吱呀一聲，門扇倏然開合，一道瘦高的身影闖入，悄無聲息。

玉露眼角餘光瞥見，險些驚呼出聲。

阿嫣卻藉著透窗而入的月光認清少年的臉，忙道：「別嚷，自己人！」

她趕緊背過身去將外衫繫好，隨手攏住滿頭披散的青絲，跣著軟鞋往前走兩步，向那少年低聲道：「你闖進來做什麼？」

「姑娘別慌，躲進櫃子——」

話音未落，一道鐵箭破窗而入，少年抬臂，空手抓住利箭，隨手反擲回去，窗外似有慘呼傳來。

阿嫣愕然瞠目，就見少年指著角落的木製高櫃，催促道：「躲進去，別出聲。」

說話間，他袖中短劍微揚，擊飛又一枝利箭。

弓弩既出，激戰中的陳越心知不妙，忙抽身退出，調十餘名侍衛守住屋子前後，免得傷及楚家姑娘的性命。

阿嫣躲在櫃子角落，心頭突突直跳，她並不知道今晚公然行刺的到底是誰的兵馬，更沒想到身邊這位素來沉默的少年竟然有如此身手。

外頭侍衛高聲詢問王妃是否受傷，盧嬾嬾慌忙答曰無恙，護崽母雞似的擋在跟前。

阿嫣心念電轉，只將目光落在少年身上，他名叫司裕，是她撿來的。

去年臘月，她同徐元娥相約出城賞雪訪梅，在一處積雪覆蓋的山坳裡瞧見他渾身是血的藏在岩縫隱蔽處，奄奄一息，若非周遭有淺淺的腳印，血色洩在石頭上被

她無意間瞥在眼裡，險些沒瞧見。

阿媽心善，忙命小廝將他抬出來，送到附近的農家醫治。

那陣子徐風眠原就許她倆住在別苑，每日尋訪梅花陶冶作畫的心性，阿媽便常抽空去瞧，順道帶些藥膳補品給他。

少年的命是救回來了，卻跟啞巴似的成天不吭聲，旁人靠近時也冷冷的不太搭理，只在屋裡獨自養傷，阿媽也不勉強，只請郎中盡心照料。

後來，少年不辭而別，阿媽料他傷勢無礙，便沒放在心上。

誰知二月裡，少年竟去而復返，在她踏青賞春時忽然現身。

滿坡盛開的木芙蓉裡，少年瘦高的身姿如同鞘中利劍，面無表情的說他名叫司裕，救命之恩尚未報答，願讓阿媽隨意驅使兩年，不取分文，權當答謝。

阿媽起初覺得這事兒挺荒唐，只說當日相救是隨手為之，讓他不必要放在心上，後來見他執拗，只好尋個車夫的位置讓他待著，司裕也盡職盡責，少言寡語。

這回來魏州，阿媽乘的是謝家準備的婚車，由校尉親自驅車衛護，司裕便充任盧嬾嬾的車夫，一路沉默隨行，哪料今夜他竟顯露出這般身手。

外頭打得激烈嘈雜，侍衛們將屋子守成鐵桶，偶爾有一兩枝箭漏進來，因傷不到阿媽身上，司裕也不予理會，只抱劍站在箱櫃前面，守住這一方小天地的平靜。

許久，打鬥聲漸漸停了，讓人心驚肉跳的勁弩利箭消失無蹤。

外頭侍衛扣了扣門扇，拱手道：「賊人已盡數伏誅，不知姑娘可有受傷？這屋子沒法住人了，陳典軍說請姑娘移步出門，到另一家客棧歇息。」

「好，這就出來。」阿媽聲音微啞，瞥向司裕時就見他比了個噤聲的手勢，躲在旁邊長垂的簾帳後面，行走之間悄無聲息。

她猜得背後或許另有情由，為免橫生枝節，並未聲張，因身上穿戴還算整齊，只將散亂的髮髻簡單挽起，由盧嬾嬾和玉露陪著出屋。

外頭火把照得通明，長廊上堆了散亂的箭矢，底下血跡斑斑，兵士打扮的賊人或死或傷，也有被生擒的，盡被侍衛羈押。

陳越已率眾整隊，朝她恭敬道：「賊人夜襲客棧驚擾了姑娘，是卑職失察，還望姑娘恕罪，移步別處歇息。」

「有勞將軍。」阿媽欠身為禮，隨他遷往別處歇了半宿。

翌日啟程，就見司裕仍是車夫打扮，早早守在盧嬾嬾的那輛車前，沉默如常。

謝家侍衛中有兩人重傷難行，抬進馬車裡養傷，旁的連夜包紮後仍騎馬衛護，腰懸長劍盔甲嚴整，滿目英姿威武，絲毫瞧不出昨夜鏖戰的痕跡，想來這般情形於他們而言司空見慣。

阿媽暗自捏了把汗，登車啟程。

下午踏進謝家所轄地界，周遭立時安生了許多，直到次日傍晚抵達魏州，安頓在官驛之中，等待明日大婚之禮。

第三章 新婚夜未同房

陳越安頓好了楚家眾人，即刻去王府覆命。

暮色四合，府裡僕從陸續秉燭，熱意未散的晚風拂過庭院，謝珽站在紫檀長案後，

錦衣玉冠，蹀躞束腰，頎長的身姿被燭光拉出修長的影子。

他雖以兇悍之名聞於四海，鐵騎縱橫令敵軍聞風喪膽，其實也才弱冠之年，俊眉修目，風姿正茂。

因婚事在即，他昨日剛從軍中巡查回來，這會兒正手執卷宗，同長史商議政事庶務，看著倒頗有幾分清舉氣度，不似外界傳聞那般惡相兇煞。

謝珽年幼時也跟別家孩子一般頑劣搗蛋，上房揭瓦，人嫌狗憎，讓家中長輩頭疼不已，後來少年初長成，姿容俊秀，腹藏詩書，騎射兵法更不在話下，令無數魏州閨中女兒為之傾倒。

直到家中遭逢劇變，其父謝袞戰死。

十五歲的少年郎，放在別家還是金冠玉裘、意氣風發的年紀，謝珽卻不得不挑起王府和節度使的兩副重擔，震懾藏有異心的將領，收服人心思動的老臣，而後率兵解除敵軍壓境的邊關禍患，穩住風雨飄搖的局面。

那時他才剛喪父，威信尚且不足，短短數月間，昔日張揚頑劣的少年變得穩重、沉默、內斂，懷著喪父後的滿腔孤憤和痛苦引兵而上，在血海屍山中痛擊犯境的敵兵。

整場仗打下來，犯境之軍盡數潰敗，鮮血數次染透衣衫，亦將年少的心淬煉得冷硬、狠厲，謝珽也由此站穩腳跟，名震四海。

此刻，聽陳越稟報客棧中被賊人伏擊，他連眉頭都沒動，只道：「查清幕後主使了？」

「那些人穿得像梁勳的宣武軍，但據生擒的活口招認，他們是隴右軍的人。」

「鄭獬？」謝珽神情微動，瞧向長史賈恂。

賈恂年歲已有六旬，是謝珽祖父留下的人，居於長史之位三十年，對祖孫三代都忠心耿耿。

聽了這名字，他也有些意外，旋即恍然道：「鄭獬狼子野心，確實有些苗頭。這回派人混到汴州偷襲，怕是想破壞聯姻之事，令京城對殿下不滿。屆時無論禍水東引，挑起咱們跟梁勳的爭執，抑或讓朝廷顏面盡失，出兵削弱魏州，他都可坐收漁利。」

「只可惜朝廷沒那本事。」謝珽眉目冷沉，又向陳越問道：「京城來的作何反應？」

「送嫁的人沒見過這場面，起初有點兵荒馬亂，次日還四處打聽緣故。倒是那位楚姑娘處變不驚，激戰時在屋裡安靜得很，身邊的僕婦丫鬟也不曾多問，比她那兄長還沉得住氣。」

賈恂聞言微詫，「咱們的眼線說楚嬙為人淺薄自私，遇事焦躁任性，竟會這般沉穩？」

「賈公不知，楚家換人了。」謝珽說這話時，眼底掠過一絲嘲諷，「說楚嬙忽染重疾得了瘋病，不宜嫁為王妃，換她二房的妹妹過來，明日會宣旨……是想糊弄鬼呢。」

魏州官驛裡，阿嫣可沒想糊弄誰。

倉促間孤身遠嫁他鄉，又是嫁給謝珽那種生殺大權在握，不受朝廷轄制的人，身分地位太過懸殊，她可不敢獨自去戳老虎鼻子。

晚間用了飯後各自休整，她特讓廬嬾嬾將楚安請到了跟前。

按常理，送嫁的應該是親兄長楚密，不過這回情形特殊，原就是楚嬙惹出禍事，阿媽能臨危受命替嫁過來，已是拿前程為家中化解危局，哪能將風險都自己擔著？婚禮前夕臨時換了新娘，擱在哪家都無異於羞辱，哪怕皇家賜婚也不例外，若謝家有怒火，也該他長房擔著。

是以出閣時，阿媽沒勞煩自家兄長，只讓楚老夫人親自修書，蓋上她那誥命印鑒和伯父楚元敬的私章，交由楚安隨身攜帶，既可千里送嫁，也能在眾目睽睽的婚禮過去後同謝家解釋清楚背後緣由，將一切攤開說清楚，免得給她留下隱患。

這會兒特地請他過來，也是為陳述利害，防止楚安反悔。

好在楚安身為府裡的嫡長孫，曾受過楚章教導，不像楚嬙般目光短淺，也拎得清輕重，知道婚書改了之後，汾陽王妃的名頭跟長房再無干係，他若在此時自作聰明地耍心眼定然討不到半點好處，便鄭重許諾絕不學楚嬙節外生枝。

阿媽這才放心，請楚安自去住處歇息，以備明日婚禮，而後安心睡到天明。

在魏州地界，汾陽王府婚嫁乃是大事，哪怕規制不及皇家尊貴，但在城中百姓眼裡，這事兒可比帝王婚娶要緊得多。

婚禮隆重而盛大，城中百姓幾乎傾巢而出來瞧汾陽王娶親的排場，滿城官貴人家亦殷勤登門道喜，轄內諸州官員眷屬更不敢輕慢，近些的親自來賀，遠些的派親信登門，馬車絡繹不絕，整個魏州城都喜氣盈盈。

花轎從官驛啟程，在王府前停穩，繡著鴛鴦合歡的錦簾被喜娘含笑掀起，外頭人影幢幢，府邸巍峨，周遭喧鬧聲在鼓樂暫歇時亦忽然安靜下來。

隔著花扇，男人的身姿落入視線，阿媽不由得屏住了呼吸。

關乎謝珽的種種傳聞在一瞬間閃過腦海，她不敢打量周遭觀禮的人群，只將花扇遮在面前，透過朦朧細紗偷偷瞥向門口身著喜服的身影。

頗長挺拔，英姿颯爽，雖然隔著花扇瞧不真切他的臉，單看身材卻非傳聞中的虎背熊腰，如惡鬼修羅，想來是傳聞偏頗，以訛傳訛。

阿媽這般寬慰自己，沒敢再分神亂瞧，悄然垂眸，扶著喜娘遞來的手下轎抬步，在門口接了繫為同心的紅綢，與謝珽各執一端，朝王府正廳走去。

甬道旁綾羅珠翠，暗香隱約，入廳之後，那股喜慶卻淡了些許。

因高堂座上只孤零零坐著個婦人，身著太妃服飾，雖是女流，卻隱有將門之威，旁邊的椅中空著，只在桌上奉了個牌位，是戰死沙場的先王爺謝袞。

他的名字阿媽幼時曾聽祖父提過，著實是難得的良將，將北邊屏障守得銅牆鐵壁般，極受百姓擁戴，堪為朝廷棟梁，只可惜最終英年早逝。

阿媽心中暗自歎息，在內侍捧出新的婚書與聖旨時，與謝家眾人和滿堂賓客一道跪地接旨，而後拜堂奉茶，由眾人簇擁著送入洞房。

一路孩童喧囂，夫妻倆華服喜紅，並肩端坐在榻上行合巹撒帳之禮。

謝珽雖以不世之功受封王位，外頭亦設了長史司、親事府、帳內府來協理軍政庶務，內院卻未設女官，凡事皆由太妃武氏指派嬪嬪帶僕婦丫鬟打理，與尋常高門無異。

今日婚儀也是嬪嬪盛酒奉上，又剪髮結為同心，裝入錦盒壓在枕下，而後讓人捧果撒帳，一絲不苟。

阿嫣頂著沉重華美的鳳冠，任由擺弄。

謝珽垂著眼側臉冷峻，亦未露不耐，直到儀程盡畢，武氏招呼諸位女眷孩童入席吃酒，他才似擺脫桎梏般迅速起身健步而去，如踩流星。

頃刻之間，人群魚貫而出，寬敞闊朗的洞房裡終於安靜了下來，只剩紅燭高照，帷幕低垂。

錦屏外幾位丫鬟恭敬俯首侍立，有位嬪嬪緩步近前，朝阿嫣行禮道：「前廳已開了席面，王妃且請稍坐，外間桌上有茶點果品，可隨心取用。王妃若有旁的事，儘管吩咐老奴即可。」

「有勞嬪嬪。」阿嫣福身，聲音溫柔。

晨起梳妝點了口脂之後，她就沒再吃過東西，這會兒晌午早過，已有些腹餓，且這鳳冠金堆玉砌沉重至極，壓得她脖子都快斷了，方才從廳堂到洞房，因著王府佔地極廣，走得她又累又餓，這會兒除了只想歇息吃點東西。

她稍稍抬頭道：「這兒沒旁的事，嬪嬪去外頭歇歇吧。」

「老奴告退。」嬪嬪久在王府眼色極佳，行禮後招呼眾位侍女躬身退出，順道掩上屋門。

阿嫣長長鬆了口氣，擱下花扇。

盧嬪嬪幫她暫將鳳冠摘去，瞧著她額上壓出的淺淺痕跡，又是心疼又是好笑，「這鳳冠也不知是誰造的，放些輕盈的寶珠倒也罷了，偏要赤金打造，還放這麼些寶石，雖瞧著貴重，卻跟小山似的，鐵鑄的脖子都頂不住。」

「大姊素愛奢華，禮部順她心意罷了。」阿嫣揉了揉酸痛的脖頸，輕舒衣袖伸個懶腰，讓玉露玉泉將糕點端來，就著茶水墊墊肚子，而後開始漫長的等待。

從午後到入夜，外頭高朋滿座熱鬧喧譁，新房在後院深宅，倒是安靜得很，阿嫣閒著無事，將房間逛了兩圈。

因是新婚，屋中器物多半是新造的，陳設卻各有來歷，一圈看下來精緻而不覺奢靡，既不失王府威儀，又無太過鋪張之舉。想來謝珽庶務繁忙，此處悉由太妃打理，如此周全有度，果真不負徐風眠的誇讚之語。

若婆母通情達理，也是不幸中的萬幸。

阿嫣滿腹心事，在榻邊徐徐踱步，靜候謝珽歸來，誰知直到戌時將盡也沒見他的身影。

謝珽這會兒正在書房翻看文書。

這樁婚事在他而言實在算不上愉快，當日朝廷賜婚時他其實不欲接受，後來聽了母親和賈恂的勸言，覺得如今時機未至，該當斂藏鋒芒，才應允了此事。

永徽帝放著滿京城門當戶對的人家不用，偏偏挑了已故太師的孫女，明擺著試探謝家態度，他也沒說什麼，誰知婚期迫近，竟又臨時換人？

今日前廳上，送嫁的宮中內侍宣讀旨意時，滿廳賀客的反應他都瞧在眼裡，分明是極為詫異，甚至隱有忿忿。

不論此事是出於永徽帝的意思，還是楚家出了岔子，於這座主政一方、以血肉守住邊塞的赫赫王府而言實在是極為輕慢無禮的行徑。

謝珽原就年少成名，心高氣傲，憑著滿身冷厲威儀統攝萬千部下，碰到這種事自是不豫，對這場婚宴亦越發興致寥寥。

合卺酒後，他耐著性子到席上露了個面，同幾位要緊的屬官將領喝了幾杯，便將宴席留給一眾兄弟和部下，獨自來了書房。

身處邊關重地，軍政之務著實繁重，文書堆疊，謝珽自從坐到案後椅中就沒怎麼挪動，甚至連晚飯都是在案頭隨便對付了幾口，仍伏案翻看各地軍情。

武氏進來時，他也心無旁騖並未察覺。

滿屋燭火明照，他的身上仍是新婚的喜慶衣裳，俊眉修目，身姿英挺。

直到武氏的錦繡衣角落入視線，謝珽才抬起頭，見是母親來了，便坐直身子揉了揉眉心道：「母親既已脫身，想必是外面宴席已散了？」

「差不多都散了。」武氏瞥了眼案頭，「是隴右的？」

「陳越迎親途中，鄭獬曾趁夜生事。」

「那是該教訓一番，免得他自以為兵強馬壯，上竄下跳。」武氏說著，取了薄箋蓋住文書，「不過今晚新婚之夜，新房裡還空著呢。楚家那位小姑娘獨自嫁過來，怕是還有些忐忑，你總不能看整夜文書，晾著她不聞不問。」

謝珽擰眉，闔目不語。

武氏歎了口氣，「我知道你心裡有疙瘩，恨那個狗皇帝，但這都是朝堂之事，她一個小姑娘能知道什麼，不過是任人擺弄的棋子，身不由己。去瞧瞧吧，朝堂的事另說，咱們既承了這婚事，迎她過來拜過天地高堂，就絕不能太委屈了她。」話音落後，屋中安靜至極，唯有燭火晃動。

好半晌，謝珽才睜開了眼。「母親早些歇息吧，我去瞧瞧。」

他起身理袖，陪武氏出了書房，在內院岔路口孤身拐向新房。

夜色深濃，星斗燦爛，遊廊上燈燭通明，處處皆是迎娶新娘的喜慶景象，春波苑外華燈如畫，點綴得花木光耀生采。

自從襲爵之後，謝珽時常忙得腳不沾地，起居也都在外書房，除了看望祖母和母親，極少踏足內院。

這春波苑是母親為給他娶妻修繕出來的，裡頭湖石花木，別有洞天，但於謝珽而言卻還是陌生的，今日拜堂甚至是他頭回踏足這裡。

此刻，燈火晃耀滿目，比起白日的熱鬧喧囂，周遭只剩草蟲輕鳴，安靜了許多。

謝珽抬步入院，廊下僕婦恭敬侍立，窗上貼了精緻的大紅窗花，暈紅的燭光透窗

而出，原先冷寂的庭院在此時竟煥出幾許生機。

他就著僕婦打起的簾子踏進屋中，就見側間裡紅綃軟帳長垂，陪嫁來的丫鬟斂手躬身而立，新娘子端坐在榻上，珠冠華貴，花扇遮面，嫁衣極美，勾勒出她嫋娜的身段。

謝珽的目光掃過玉露和玉泉，那兩人會意，忙屈膝為禮，默默退了出去。

門扇吱呀掩上，屋內再無旁人。

阿媽捏緊了花扇的玉柄，透過薄紗看到男人緩步走過來，喜服勾勒出勁瘦的腰身、修長的雙腿，身姿似峰岳挺拔。他的腳步很穩，在離她半步處駐足，也沒像別家新郎似的吟詩賦詞，只將寬袖微擺，拿指腹輕輕搭上花扇。

阿媽呼吸微屏，眼瞧著花扇徐徐挪開，男人清冷的聲音也隨之入耳，「久等了。」那公事公辦的語氣，讓阿媽恍惚以為他這是在見客，而非來看他三媒六聘迎娶的新娘子，她鼓著勇氣抬起眼，藉著搖曳的明亮燭光，終於看清了謝珽的長相。他生得其實極好，修眉如裁，俊目澈爽，穿著裁剪精緻的端貴喜服，只覺姿容如玉，軒軒韶舉，只是神情冷淡得很，那雙眼湛若寒潭，不露情緒卻暗藏威壓冷厲，令人不敢逼視。

阿媽被他居高臨下的瞧著，感覺實在不妙，便站起身溫聲道：「殿下。」

「嗯。」謝珽頷首，視線在她臉上巡過一遍。

賜婚時朝廷曾送來楚嬌的畫像，請了宮廷畫師，形神皆備，容貌只算上等，眼前的少女果真是調換過了，雖則年紀相仿，容貌卻十分昳麗，雪膚玉貌，似海棠初綻，尤其是黛眉之下的那雙眼睛，當真如春泉含波，顧盼間靈動照人。

新婚初嫁，梅花薄妝，她頂著沉甸甸的珠翠華冠，身上嫁衣也稍嫌寬鬆，倒襯得身姿盈弱，不堪摧折，到底只是個小姑娘，年才及笄，尚未豐盈。

謝珽掃了眼裝飾簇新的洞房，道：「從長安過來，路途千里顛簸，辛苦了。今日盛宴賓客不少，我有點醉，先回書房歇息，妳也早些安置，屋外僕從奴婢隨妳驅使。」

睜著眼睛說完瞎話，他沒再多逗留，扛著阿媽微愕的目光，徑直轉身朝外走去，並吩咐外面的奴僕，「照顧好王妃，明早去見祖母。」

「奴婢遵命，定會盡心竭力伺候王妃，恭送殿下。」領頭的田嬪嬪恭敬應命，率眾施禮送他離開。

屋裡，阿媽長舒了口氣，還以為謝珽瞧見她定會不豫呢。

畢竟徐風眠也說了，這婚事是皇室有意試探，打從最初就沒安好心，以謝珽的心高氣傲，被強塞婚事已是耐著性子，今日又當著麾下眾多賓客的面接了臨時換新娘的聖旨，定是火上澆油，她甚至做好了新婚夜就吃個下馬威的準備，哪料竟這般輕描淡寫。

明知她是替姊代嫁，他竟也未動聲色，看來謝珽沒將這樁婚事放在心上，不過奉旨娶妻，當個擺設罷了。

阿媽心裡說不上是喜是悲，但新婚夜能安穩無事的度過，終究讓她懸著的心稍微鬆了些，遂摘去鳳冠，在田嬪嬪命人備好熱水後卸去妝容，沐浴更衣。

整日的勞累在暖熱香湯裡盡數消散，柔軟的薄綢睡衣穿在身上，擦乾頭髮鑽進熱乎香軟的被窩，積攢了整日的倦意便鋪天蓋地般壓過來，令人頭昏腦重，恨不得立時睡死過去，最好能人事不知。

阿媽命人留了花燭，旁的皆都撲滅。

玉露取下懸在金鈎的合歡簾帳，瞧春波苑那些僕從都已退到屋外，便同盧嬾嬾交換了個眼色，蹲在阿媽床畔。

玉露愁眉低聲道：「新婚頭一晚，王爺就去睡了書房，竟是片刻都不肯多留。照這情形，姑娘往後的日子怕是會難過些。」

「嫁來之前就知道的，無妨。」

「只是苦了姑娘……」玉露眼眶泛紅，她是陪著阿媽長大的貼身丫鬟，感情極為親厚。

看過滿京城女子的容色後，玉露心裡清楚得很，自家姑娘這般出挑的姿容，便是送進宮裡都使得，整個魏州怕是尋不出第二個，但凡是個長眼睛的男人，瞧見了總能生出幾分憐惜之意，再怎麼著都不會撇下她獨守空房。

玉露又是暗恨楚嬾的自私，又是擔憂阿媽的前路，喉頭哽咽了下，眼淚便忍不住滾落下來。

盧嬾嬾終究年長些，不願讓阿媽太擔驚受怕，只柔聲安慰道：「好在見著了人，不論是好是壞，心裡的石頭也落地了。往後路還長，瞧他們這做派，想來也沒打算拿婚事結仇，日子慢慢過下去總能有轉機的。」

「是呀，若一切順利，大姊何必逃婚？」阿媽滿頭青絲散亂鋪在枕畔，縮在被窩裡掀開半邊眼皮，邊說邊哈欠連天，「這婚事原就門不當戶不對，又倉促換人，謝家是坐鎮一方的王府，人家也要顏面的。明日要見謝家的長輩們，到時候就能瞧出他們究竟是何態度，早些睡吧，明日解釋原委的時候還得打起精神呢。」

盧嬾嬾瞧著不忍心，便幫她掖好被角，垂落簾帳，而後查了滿屋燈燭，留玉泉守夜，各自安歇。

翌日清晨醒來，天光微明。

阿媽翻個身還想接著睡，盧嬾嬾卻不敢放任她賴床，撩起簾帳鑽進去，柔聲哄道：

「我的姑娘，這是新婚的頭一日，可馬虎不得。快起來梳妝，一會兒還得去見闔府長輩呢，回來再睡也不遲。」

「就一小會兒。」阿媽低聲咕囁，還往被窩裡鑽了鑽，打算裹成蠶蛹。

盧嬾嬾無奈，只好喚玉露和玉泉進來，她摟著阿媽的腰背，讓兩人取了衣裳給阿媽穿上，口中也不歇息，道：「好些年沒給姑娘穿衣裳，這手藝都生疏了，果真不是小孩子了，腰是腰，腿是腿，身上也長開了，細皮嫩肉的，不枉這些年精心養著。」

阿媽眼睛還沒睜開，手摸索著盧嬾嬾的嘴巴就捂上去。

羞答答的，胡說什麼呢！

不過這樣一來，纏人的睡意倒被驚走了大半，阿媽忍痛捨棄被窩，閉著眼自將肚兜等物穿好，待盥洗之後人已徹底清醒過來。

天光漸亮，鳥鳴透窗而入，屋中紅燭早已燃盡，側間的妝臺也都收拾齊備，待梳妝後用了點暖熱香甜的粥菜，日影已挪到了庭院。

阿媽錦衣鮮麗，出了屋門。

外頭田嬤嬤等候已久，見著她含笑行禮道：「王妃若梳妝好了，就請隨奴婢去照月堂吧。殿下方才遣人來遞信兒，說他在攬風亭等著，就不繞道來接王妃了，待會結伴過去也是一樣的。」

「那就有勞嬤嬤了。」

阿媽帶了玉露和盧嬤嬤在側，同她走出春波苑，只覺周遭亭臺樓榭，廊宇交錯，還引了潺潺溪水過來，拱橋飛虹，修建得別致又闊朗。

魏州城不像京城寸土寸金，這王府大得沒邊兒，光她這春波苑就抵得上整個楚家的宅子，又走了好半天才瞧見謝珽的身影。

他負手立於亭中，似在出神，晨光照在他墨赭石色的磊落衣衫，襯得身姿巍峨峭拔，似玉山挺秀，風姿勃然，只是神情冷淡了些，脫去那身喜紅的新郎裝束，換上深色錦衫後，更透出種讓人不敢親近的威儀。

阿媽不好怠慢，先招呼道：「殿下。」

謝珽側眸，看到她衣裙端麗，薄妝鮮妍，唇邊噙著淺淺笑意，瞧向他的那雙眸子明媚而柔婉，雖說已嫁作新婦，雙髻暗合，她身上的少女氣息卻還很濃，像是枝頭含苞待綻的茉莉，迎著晨風輕顫微搖，輕盈又明麗。

「看來昨晚歇息得不錯。」他淡聲說罷，抬步便往照月堂走，彷彿身後後公務催逼，片刻耽擱不得。

阿媽忙跟了上去，一路沉默。

魏州的氣候比長安濕潤，清晨朝露未晞時走在滿園花木之間，只覺空氣都是甘冽的，令人神清氣爽，連謝珽身上那股隱隱的威壓都被沖淡不少。

直到進了謝珽的祖母，老太妃鄭氏住的照月堂，瞧見滿屋子神色各異的長輩妯娌，阿媽的臉上終是浮起稍許凝重。

這麼多人，陣仗不小呢。